

戰鬥中成長

瓦西里·科扎申柯著 · 裴 凱譯



護愛
損壞
賠償
注意

戰鬥中成長

瓦西里·科扎申柯 著 · 姜凱 譯



青年出版社出版

Василий Козаченко
**АТТЕСТАТ
ЗРЕЛОСТИ**

蘇俄兒童書籍出版局
1949年莫斯科版



戰 鬥 中 成 長

著者：瓦西里·科扎申柯

譯者：裴 凱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青 年 印 刷 廠

北京鐵獅子胡同一二號



1952年5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5.600元

1 — 8,000 (京)



1:
民幣5,600元。

目 錄

鴿子飛向東方·····	(一)
哥哥德米特洛·····	(八)
第一頁·····	(一三)
蘇聯情報局的消息·····	(一八)
意外的事·····	(三二)
形勢在發展着·····	(四二)
「尤爾克，頑強地堅持下去！」·····	(五一)
春天·····	(五八)
「能看透一切的」「狗皮」·····	(六三)
陽光和花草·····	(七〇)
巴拉般諾夫卡之役·····	(七七)
口令——「雛菊」·····	(八〇)

「拉的什麼？」……………（八三）

魔草……………（九〇）

斯切潘·費得洛維奇……………（一〇一）

在世界上還有莫斯科！……………（一〇六）

在游擊隊裏……………（一一二）

我軍在進攻……………（一一五）

向柏林進軍……………（一二九）

敖得河彼岸……………（一二四）

最後一槍……………（一三一）

春天重到人間……………（一三五）

遠方的來信……………（一四二）

鴿子飛向東方

一隻灰藍色的鴿子在德寇瘦而有力的手裏顫抖着；牠受了致命的驚駭，似乎未作任何抵抗，祇用圓圓的兩眼不安地望清亮處。頸上的翎毛聳立着，閃耀着，變幻出虹似的彩色。尤爾克覺得，他遠遠地聽到鴿子底心臟怎樣驚懼地在跳動，因為他自己底心現在也在跳動。

德寇對這隻鴿子欣賞了一會，用食指撫弄了一下鴿子底彩色的脖子，隨後，幾乎是用眼睛所看不出的熟練的動作，一下將牠圓圓的脖子扭斷了。灰藍色的鴿子揮動了一下翅膀，就頹然無力地氣絕了。德寇將牠丟進一只袋子裏，又無動於衷地抓着第二隻——灰頭的白色鴿子，也同樣熟練地扭斷了牠的脖子。

院子裏有三個帶着自動步槍和手槍，養得很肥的，蠢壯的德國強盜。

這些鴿子是關在畜圈的木籠裏。德寇已偵察了牠們兩天。今天黎明的時候，這個帶着袋子的德寇來了，他緊緊地關好奇圈的門，又用拳頭敲打茅屋的窗子。當嚇慌了的尤爾克底母親跨出門檻的時候，他用手槍威脅她，並用手勢命令她：不准開畜圈的門。然後，他走了。午飯後，三個人就一起來了。

兩個人鑽進畜圈去。圈內傳出了鳥翼底撲動聲和德寇滿意的歡叫聲。他們將鴿子抓住，遞給門口

的第三個人；他則挨次把鴿子接在手裏，巧妙地扭斷脖子，扔進袋子裏去。

……十九隻，二十隻……染着血污的棕色布口袋顫動着。

最後一隻，第二十五隻掙脫了。這是一隻雪白漂亮的鴿子，頭頂上長着一縷高傲的冠翎。牠滑出了創子手底血手，翅膀在他眼睛上撲了一下，便直冲向蔚藍的天空去了。

尤爾克立即感到一種惡意的快感。

德寇們吵嚷起來，忙亂地打着槍。但鴿子筆直地飛向高空。尤爾克的兩眼關切地、不停地注視着牠，激動地低語說：

「打不上……飛跑了！……」

在蔚藍的天空中，鴿子不動地停了一下。然後，在太陽下閃着銀光，急遽地轉了一個彎，在院子底高空上繞了幾圈，一直飛向東方去了。

尤爾克輕鬆地吐了一口氣。

他從小就喜歡鴿子。今年，當他讀完七年級的時候，由於他馴養通信鴿有成績，而得到學校獎勳，被派往莫斯科參觀農業展覽會……

白色的鴿子在空中消失了。射擊也停止了。其中一個最胖的德寇將袋子放在肩上，三個人臂也沒臂尤爾克一眼，便走到街上去。

角門大開着。

谷上的村莊，沿岸的柳叢，小河燦爛的水面和它對岸熟習的遙遠的草原——這周圍的一切仍然如

故。但是，尤爾克却感到自己極突然地陷入一個陌生的冷酷的世界裏。他坐着，用手抱着頭，浸在極端的絕望中。被日光曬熱的金髮披在晒黑了的額上；灰色、明亮的眼睛裏，隱藏着憂鬱。

尤爾克痛苦地經歷着他生活中劇烈的轉變：外面又是爽朗的九月了，但他卻沒像過去的七年中底每個九月一樣，沒有整理自己底書籍和本子，沒有繫上少先隊的紅領巾，沒有到學校去。突然，一切都像被鋒利的鐮刀割斷了一樣。

學校裏，一個熱習的、親近的、心愛的人也沒有了。一些教員參軍或撤退了，另外一些人也已分散得去回不明了。祇有葛麗娜·彼得洛夫娜還留在村裏。學校裏有她的宿舍，她已在那裏住了好幾年。她在學校裏教一年至四年級小孩子們。尤爾克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也是她教的。

直到如今，尤爾克對溫柔的葛麗娜仍然保持着幾乎是對待母親一樣的親熱。她會教會他用字母拼成單字，教他愛惜書籍，教他喜歡畫畫。她也常常把書拿到學校裏朗誦給孩子們聽，給孩子們講她讀過的書。

現在，尤爾克將讀什麼書呢？德寇已經燒掉了學校底圖書館。葛麗娜還能顧得及尤爾克嗎？她不得不離開學校裏的宿舍，搬到村子底另一頭一個朋友家裏去。尤爾克知道：她會送自己底父夫尼古拉·哥夫里洛維奇（也是一個教師）上前綫，而自己則足不出戶地度着孤獨的生活。

校舍被德寇佔據着，屋頂上飄着一塊帶着黑蜘蛛似的卐字的外國破布旗。教室裏，在稻草上睡着德國士兵。火爐裏燒着書桌、學生的練習簿和植物標本。物理和化學實驗室的試管被笨重的皮鞋踏得粉碎。學校底花園裏停放着輜重車。馬匹在踐踏着菜園；坦克和汽車摧毀了青嫩的蘋果樹苗。門口，

4 .
站着帶鋼盔持自動步槍的德國兵，兇惡地向好奇的孩子們吼叫，誰也不准走進院子。

尤爾克感到，誰也不需要他，祇有他一個人留在這冷淡、荒涼的大地上了。他一共有三個哥哥。兩個在軍隊裏服務。他們現在在哪兒？在做什麼？他和他們之間隔着一條火綫。大哥，德米特洛住在一個大的港口城市，在黨的省委會工作。尤爾克曾準備在中學畢業後到那裏去進海軍學校。現在，城市被德寇佔領了；德米特洛又到哪兒去了呢？不清楚。

一切都完了，一切都被破壞了。含不住的淚水湧出眼外，掛在睫毛上，順着被陽光晒得黝黑的臉流下來，滴濕了他的晒黑的、由於勞動而生繭的、指甲縫裏塞滿黑泥土的粗手。

他聽到了小丘後面的街上的叫喊聲，又傳來一聲槍聲。一切又靜下來了，祇有摩托聲在響着。尤爾克傾聽了一會兒，然後走進茅屋。從抽屜中拿出一本書——「鋼鐵是怎樣鍊成的」。翻弄着帶有手指印的黃色書頁。想了想，又拿出一本「蘇維埃各民族歷史」。確信院子裏沒有人看到他，才敏捷地走下地窖。

地窖底一角，大桶後面放着一個子彈箱。這連媽媽也不知道。箱子內外糊着報紙。在箱子底下，放着一幅摺得整齊齊的學校少先隊隊旗。還在戰鬥時，尤爾克就把它藏到這兒來了。

他拿起了錦旗，細軟的絹綢在手指中間沙沙作響。看見了旗幟又想起了那溫暖的陽光與綠色的草原。尤爾克憶起了夏天，少先隊到夏令營去的時候，這面旗會如何在將成熟的麥壠上飄蕩，如何在森林中白色的天幕上閃紅光。早晨，日出前，他們站隊的時候，浸在身上悅人的那種涼爽，以及由樹叢和小河彼岸折返的銅喇叭回音和行進中響亮的歌聲——這一切，最快活最光明的事情，都和這面旗幟

聯繫着。尤爾克特別喜歡遠足。在草原的路上踏着鼓聲走，多麼好啊！去年，少先隊底夏令營設在距村莊七公里的一塊緊靠河岸的地方。尤爾克祇有現在才極端煩惱地感覺到那時的生活是多麼愉快和無掛啊！但是，那時却都感到很平常，好像是當然的事，也好像只能如此似的。

如果以前的快活日子再返回來，又會是怎樣一種情景呢？如果再像那一天一樣：孩子們都到鄰村去遠足，教員給他們講解土壤，講解山崖上的土層，後來，下雨了，他們都被淋濕。托里亞·別蘭深恐自己會感冒，大家便向他提起了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也不怕的保爾·柯察金；或者是像另一次，他們夏令營全體在集體農場裏幫助往一起堆乾草的那一天多好呀！那天很熱，工作也顯得很重，但是，現在尤爾克寧願付出很大的代價，以便得到重新和同學們來到這曠野裏，又同樣躺在那芬芳的乾草上，吃着充滿煙氣的菜飯。在那時，他們祇有一點點感到可惜的，就是夏日剩得很短了，秋天很快又要到了。

夏令營的晚上更好啦！全體圍着營火，坐在岸上，火光照射着河水的波紋。漆黑包圍了坐着的人們。通過樹叢，傳來不太清晰的、奇怪的瑟瑟聲，好像那邊有什麼野獸在徘徊着。雖然很知道那裏什麼也不會有，但也總使你感到有些不安，甚或有些恐懼。隊長在講述着他過去會服務過的遠東，談論奇異的小土山和黑龍江岸上隱藏着日本奸細的叢林；林子底響聲勾引起幻想，講過的故事和讀過的書籍喚起了對功勳的渴望。它們呼喚你走向祖國那不可思議的邊疆，走向那一望無際的原野，這樣的夏令營底晚間還會重現嗎？「準備好！」和「永遠準備着！」兩句話顯出了特別尖銳、特別重要的意義。紅布上寫着的「學習保爾·柯察金！」「學習巴甫利克·莫洛卓夫！」兩條標語喚起了兒童們初

期的忠於自己蘇維埃祖國的情感。晴朗的日子，在樹林裏或草原上畫的寫生畫，親手採集的標本，每棵樹木都非常熟悉的集體農場底花園……，在所有這一切上，都飄揚過這幅絹綢的紫紅色少先隊旗。

這裏還收藏着少先隊員底領巾。它現在已經更貴重、更親切了，它使人想起少先隊底營火味道、學校俱樂部底愉快氣氛，以及「五一」紀念節底景象。另外，還單獨放着一支在戰鬥結束後由一個犧牲了的指揮員屍旁拾得的、帶黃皮套的手槍和兩梭裝滿的子彈。孩子底心很想有機會射擊一次，哪怕只放一槍呢！但是他不敢：如果被媽媽知道了，槍便馬上會被奪去的，因為德國人發現誰有槍支便會處死的。箱子裏還放着一張鑲在硬紙壳上的像片——斯大林同志抱着一個小姑娘。這像片是尤爾克自己畫的油畫。當德寇來到這兒的時候，媽媽會因為這張像片深深地嘆息着，勸尤爾克說：「尤爾克，把像片藏起來罷！不要被德國人看見啊……」

孩子看了看自己心愛的東西，把兩本書也放在裏面，才戀戀不捨地蓋好箱子。

在院裏，他遇見了媽媽。她方才從河岸回來，顫抖着的手裏拿着裝西紅柿的篩子，面孔由於驚駭，而變得蒼白了。

她抖動着發白的嘴唇說：「尤爾克，我底好孩子，你今天最好哪兒也別去，那邊又發生了不幸的事。」

尤爾克心中很不安，但却用鎮靜的口吻問道：

「媽媽，哪兒又怎麼啦？」

「河邊又打死一個人，看樣子是從包圍中逃出來，想回到我們隊伍的一個有志氣的人。現在還躺

在那兒的水邊上，身上的大衣被扯破了，是個非常年輕的……。唉，他底媽媽是多麼不幸啊！還在期待他，等着他底信息呢……」——媽媽一邊說着，灰白的兩頰上流下了淚水——「尤爾克，留心啊！彼得，渥夫琴克方纔被德國人抓去了，還帶着兩個孩子哩。聽說在他底屋頂棚上翻出了槍，這也許是小孩子不懂事拾回來的，結果，你看……。當心啊，兒子！」

尤爾克眼睛看着遠方，鄭重地說：

「媽媽，給我只袋子，我再去試着弄點麥子回來。省得我們餓肚子。麥子是我們種的，少留給德寇點。我去一會兒就回來。」

「你最好不要去，德國兵在那裏守着呢。」

「沒什麼，您不要怕，我悄悄去，讓他們看不見。您先到甘娜嬌那兒去要幾顆釘子來，我要安裝玻璃，德寇們將學校底暖窗子扔掉了，我偷來了一些。」

「哎呀，我底兒子，你可留心啊！現在我眼前祇剩下你一個了……。你是家主了……。我就指望你了。」

尤爾克小聲說：「不管怎樣，我們會耐過這個苦難時期的。」——然後他又興奮地添一句：「媽媽，你知道嗎？我底白鴿子從德國兵的手裏逃脫了。」

哥哥德米特洛

尤爾克被驚醒了，他感到極端不安：好像聽到有人驚慌的大聲喊叫。在眼前，一片秋天早晨的昏暗，冷氣撲在還帶着睡意的熱烘烘的臉上。他側過身子。屋子底幾道門都大敞着。院裏梨樹光光的樹枝和一小塊菜地都看得很清楚。一切都蓋上了一層淺銀色的霜。太陽還沒露臉。空氣是濁青色的。在門檻處，屋裏底暖氣與外面底寒氣遇到一起聚成了一個白色氣團。門口，在白色氣團中出現一個男人底身影；他穿着一雙破舊的氈靴，油漬得發亮的棉褲和一件裏面縫有棉花的黑色短外套，戴着頂兔皮帽子，頸上圍着一條棉圍巾。媽媽把生滿皺紋，在工作中被挫傷了指頭的發青的手搭在他底肩上，大聲地抽泣着。

高高的、結實的、微微駝背，穿着棉衣的身形跨過了門檻。他底臉形略長，兩頤被寒風吹成了黑色。類下長着稀疏的黃色鬚鬚。在微黃下垂的鬚子下是兩片裂着口子的嘴唇。鼻子很大。在寬寬的眉毛下，閃動着一雙十分熟識可親的眼睛。現在他底眼睛由於疲勞，已陷入矇矓狀態，但也還可以看出他溫存黯淡的笑容。

尤爾克在床上好像被霹靂震呆了，不能動了。

哥哥把手套扔在一旁，從頭上取下兔皮帽子，作着很熟習的動作——用右手掌攞一攞蓬亂的暗黃

色額髮。然後，慢慢地邁了兩大步，在床前停下了，用自己冰涼的雙手，將尤爾克底頭捧起來。他是那麼用力，幾乎將孩子底耳朵按聾了；並且凝視着他亮亮的，還帶有幾分睡意的眼睛說：

「你已經完全是一個成人了，你好嗎？」

哥哥軟軟的鬍子散發着冷氣和烟草味兒。一瞬間，尤爾克感覺到自己完全變成小孩了，雙手摸着哥哥堅硬的脖子，緊緊地貼在他底胸前。喉嚨裏熱得發癢……但他却制止着隨時可以進出來的滿眶熱淚。興奮、拘泥、恐懼擾亂了孩子底心。他底面孔表現着嚴肅與不安的神情，雙眉間皺成一道紋。尤爾克急忙穿着衣服。但是，這事太出他意料之外，因此他怎麼也不能恢復常態。在他面前的就是他底大哥。現在尤爾克已不是那樣孤單，而是有可依靠的人了。但，同時他又為突然出現在淪陷區的大哥担心。大哥是黨員！這很危險呀。固然他還是從一九二八年就走了出去，但這也總是很危險，並且也……使人感到不很愉快。為什麼不愉快呢？因為他想哥哥一定是在火綫那邊，可是原來却……。另一方面尤爾克感到興奮，但又怎麼也不能不担心。因此他皺着眉，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心鎮靜下來和做出坦然誠摯的樣子。

然而，哥哥在那裏却很鎮靜；坐着休息，吸煙，好像什麼特別的事也沒有過一樣。他，現在看起來像個碼頭工人。他底視線筆直而集中。由於疲勞而有些陰鬱的眼睛帶着坦然的表情。尤爾克想要問一問哥哥是怎樣來到這裏的，但是他又不能也不敢問。

這樣過了兩天。德米特洛在恢復着路上的疲勞。兩天之內還沒會進行過一次暢談。後來，哥哥到哪裏走了一趟，據媽媽說是到集體農場去了。幾個鐘頭之後他才回來，簡短地說，在集體農場談好

了，要去作鐵匠（他曾在工廠裏作過工）。管事的還很喜歡。一切都像似很順利。

晚間，媽媽和哥哥不知關於什麼，靜悄悄地談了很久。第二天早晨，尤爾克還睡在被窩的時候，德米特洛即準備好要到鐵匠爐去。他走近尤爾克，用嚴肅的目光注視他驚慌不安的眼睛，壓低嗓音說：

「尤爾克，你已是一個大人了。像你這樣年齡，許多人都參加革命了。現在的時局怎麼樣，你自己也知道。關於我底事一定會有很多人要問。但是，不要講出一個字，你聽見了嗎？假如，問緊了，非說不可，那麼你可以講：我在某地作運輸工人或在工廠作鑄工，現在，因為城裏沒飯吃我才跑回來。祇能這樣回答，懂嗎？我想，用不着向你細講。」哥哥用手撫弄着尤爾克底金黃色額髮接着說：「以後，我們還要好好親近親近呢！」——說着便走了出去。

幾天以後，德米特洛病了——他大概是在鐵匠爐裏凍着了，也許是在路上感冒了，現在睡在床上。這天尤爾克在鄰家坐了很久，夜深才回家。村子裏已沒有一個帶燈光的窗子了。下着小雪。圍牆下放着用防水布蓋着的德國汽車。脖子縮到大衣領內的德國哨兵在周圍走動着，吸着煙。在上坡，一個喝醉酒的德寇正在街上罵着，更遠處傳來了幾響槍聲。

尤爾克拐進了胡同。他家底茅屋是在山谷附近，那裏沒有德寇駐紮，因為他們不喜歡，也不敢在人烟較稀的地方住。

當他走近自己院子的時候，聽到有誰闔房門，拍的響了一聲。及至他開開角門，就看見：在白色的吹雪中一個人影搖幌着穿過土丘，消失在曠野的草叢中去。尤爾克以為這一定是德米特洛。他甚至

想要喊一聲，但考慮一下，立刻醒悟了，就沒喊。他敲了一下門，媽媽開門開得這樣快，好像她原來就站在門口一樣。屋裏點着煤油燈。德米特洛躺在床上。門開的時候他不安地抬起了頭，當他看到是尤爾克時才安心了。在哥哥回來以後，家裏就籠罩上一種神祕的氣氛，所以尤爾克沒敢詢問他所看到的事情。

尤爾克坐在桌旁，吃着晚飯；講述在村裏聽到的新聞。他方才從鄰人甘娜蟠母那兒回來。甘娜蟠說在什麼地方逮捕了一個區黨委會委員。他曾潛伏在田舍裏。（哥哥默默地躺着，動也不動。尤爾克看出他早已知道了此事）。他又說昨天甘娜蟠底女兒卡佳救了一個人。她不久以前才滿十四歲，是個勇敢的小姑娘。昨天到河邊去拾燒柴的時候，在樹叢中她的腳碰着一個人。那人面向下臥在潮溼的地上，一動也不動。最初她還以為他是死人呢，嚇了一跳，但她終於又走近前去，見他還有呼吸，身體還溫暖。搖了他肩膀一下，他哼了一聲，睜開了眼睛。原來他腳上受了傷，膝蓋骨也碎了。他突圍已經一個多月了，餓着肚皮，爲了不被德寇發現，盡走荒無人跡的地方。走到這裏已是一點力量也沒有了，還沒等走到村子，就失掉了知覺……。

小姑娘跑回家去，偷偷地給他拿來些麵包並用小盆盛來些熱土豆。他吃完，感覺強了些，但仍然站不起來。坐在樹叢中待到黃昏。晚間，甘娜蟠子同幾個婦女把他抬到自己底家裏去了。

現在他躺在甘娜底家裏，已經完全復原了。他底名子叫斯切潘，費得洛維奇。他說，如果腳上的傷口痊愈了，再加上有護照或者別的證明文件，那麼他便有辦法了。無論如何，他也要離開此地，重過火綫，回到自己底隊伍去。